



行在湘水上的沈从文

□徐顾逸

以前在一本书中，读到这样一则故事，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，有一次跑警报，“乡下人”沈从文碰巧与他擦身而过，刘文典气不打一处来，大声呵斥：“你跑什么？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，就你这么个人，还跑什么跑！”我不知道沈从文当时是怎么想的，但读到这儿，我却同刘文典有了同一个疑问：“沈从文是在为谁跑呢？”

这个暑假，我就幸运地读到了沈从文“跑路”探乡的游记——《湘行散记》。我决定深入这个神秘的湘西世界，看看沈从文的内心深处，到底住的是哪些人？

首先撩帘而入的，是小船上那三位水手。漫漫湘行路上，他们与沈从文几乎形影不离，算是他最亲的人了。掌舵人是干过这行37年的半百老人，平时波澜不惊，一双小眼睛时时狡猾地洞察着船客的内心，他年纪大了，已没有多少气力，只能耍点小聪明，少出一份力，占其他水手的便宜。但他也显得比别人更知足，更珍惜同船的伙伴们。拦头人是31岁的壮年汉子，血气方刚，脾气暴躁。他混过很多职业，做了水手后，时常怀念自己当土匪的那段小岁月。在无聊时，他总爱拿小水手逗趣，骂粗话给自己找点乐子，但他真心喜欢这孩子，当小水手失身坠入急流时，他奋不顾身地跳下去，骂着娘把他扔回了船上。小水手才13岁，与我同龄，为了挣口饭吃，已经冒着性命走上这条路。他新手上路，没什么本事，虽“老子、老子”地叫着，却懵懂无知，遇事也小孩似的哭得稀里哗啦。他的世界只有长潭、高山和水手。他也将与其他水手一样，打一辈子光棍，与激流战斗一生。沈从文与他们相处得必定融洽，这些家伙一见到钱，就高兴得飞到半空去了。

小船在黄昏时纷纷停泊在山下的吊脚楼旁，嘈杂人语中，我看到一个个妇人从窗口探出头来，她们靠吃四方饭为生，与多情的水手们度过一个个夜晚。其中有极年轻的，也有年过半百的，老妇人们为了生计，与孙女辈争

抢生意，只要水手们不讨厌她，她就尽力地展示自己犹存的风韵，无限讨好那些散漫粗野的水上汉子，她们已经没有青春，没有了情感，只有利益才能使她们发自内心地笑起来。年轻的小妇人，她们正值青春年华，虽然身在湘西那偏僻的地方，心中却有着一匹不愿束缚的骏马，她们令人可笑地多情、发痴，一件小事便可轻易地使她们想入非非，幻想着她的意中郎君与虚无缥缈的未来生活。她们中也许有的明白，有的尚不明白，却都选择了放荡和献媚，无奈得令人心疼。

沈从文在路过泸溪县时，踩在17年前自己睡过的土堤上。夜晚，曾有13个青年娃娃兵在此处仰望星空，他们有的是偷了家里的钱，赌气来的；有的是打了人，又被人打了，躲到这里来的，我仿佛还能看到他们泥垢下的笑容。月光下，13岁的雉右暗恋着县城里的女孩翠翠，沈从文望着水面的北方……谁会想到，除了沈从文与雉右，他们的芳华将永远定格在3年后。日子如水，铺子里总不缺老猫似的妇人，竹筏上总不缺欢笑打闹的孩子，雉右站在操场旁，思念着那个整日和他钓蛤蟆的“乡下人”。

也许，面对刘文典，当时沈从文什么也没有想，他没有刻意替谁而跑，不是为庄子，不是为自己，甚至，也不是为了那些水手、妇人和军士们。他只是静静地漂流在清澈见底的水流上，青青的影子和绿绿的水碰在一起，倒映在蓝蓝的天空里，云与故事，与之迥迥同行罢了。但我知道，假如没有沈从文，那一群人与我们将毫无关系，一段段感人故事与儿女情长也永远埋在长河旁的土地里。沈从文用那恬静的柔情，如山川般包容着他所遇到的一切。

近黄昏了，天空中凝固了一朵朵玫瑰色的云团，金黄的霞光照在沈从文的脸上。他坐在船舱里，透过窗户，静静地看着船板上打闹的水手，看着水边纷纷点亮的吊脚楼木窗，看着远方蜿蜒起伏的青山，在一阵阵悠扬的渔歌中，他温和地笑着。



跑友

□田耀东

我和蔡王东是跑友。“我是中国民生银行启东支行的。”说起工作，他总是很自豪。我天天跑，他一星期跑三四次。他说：“忙！”他喜欢在儿童乐园跑，是因为年轻。我喜欢在儿童乐园跑，是因为喜欢听孩子的笑声。他跑得快，是因为肌肉多，马力足。我跑得快，是因为肥肉少，载重轻。他喜欢说，我喜欢听，很不寂寞。许多共性，就成了跑友了。他两天不来，我就伸长脖子念叨了：“这个小鬼呢？”他很少准时。有时我快跑完了他才来。他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张伯病了，我送他上了医院。”

“严重吗？”我问。“没大事，挂两天水就出院了。”“你又要忙两天了。”“没事，我已和医院前边的小杨饭店打了招呼，给张伯送两天饭，我只要去看看就行。”

我听蔡王东讲过张伯的故事。他和张伯住一个小区的。张伯老婆走得早，儿女都在国外。他退休后宅在家中，就把电视机当成老婆了。天天坐着独自朝电视机哭哭笑笑，说说悄悄话。一个闪电劈来，立即拔掉所有插头，保证“老婆”不受雷击干扰。但是再插时竟忘了原孔的位置，屏幕上一片混乱。幸好民生银行小蔡经常打电话给张伯。就在这时候，小蔡的电话来了。得知情况后，蔡王东屁颠屁颠地赶过去，电视机里又开始唱歌了。

“我总是学不会。”张伯笑了。“小蔡，你的服务真是好，我只存了三万元办理了你们民生银行有线宝存单业务，这么贴心的服务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”“没事，举手之劳，我们民生银行的员工服务都是这样，有事您说话。”一个满心真诚，一个满脸愧疚。时间长了，张伯感叹地说：“你们民生银行这个有线宝存单真好，我想全买了。”

蔡王东惊愕：“什么全买了？”张伯神秘地说：“我一生积攒下五十万，分别存在各个银行里。我想全取出来，存在民生银行里。开好存单后，做将来养老和救命的钱。二十年内就不用交收视费，还能随时见到你。”

蔡王东感动地说：“你慢慢来，别急。你不买有线宝，打我电话也来的。”

“不，存在你那里我放心。”张伯固执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民生银行快关门了。张伯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，车上绑着一只褪色的帆布包。包上的飞机正在起飞，飞机翅膀处漏风了。包鼓鼓囊囊，他紧攥着包去找蔡王东。

“来了，我取了一天，齐了！”脸上由于喜悦，很红润。“你应该先和我说，我会教你打在卡上转的。五十万，多不安全。”蔡王东愧疚了。

“我不放心打在卡上。我喜欢存单，我认识字。卡什么也看不见，那么小，一滑溜就没了，想想都睡不着。”张伯汗津津的，手心都湿了。

“这是我做过的最大一笔有线宝存单业务，他让我想起许多事。”跑友的脸色忽然凝重了。

“我这人心无城府，心直口快。像张伯，我是见他孤独，并没替他做什么。只是想，我将来也会老的……”

他忽然停下不跑了。草坪上一个女孩在学爬行。他弯下腰轻轻问：“你妈呢？怎么一个人？”女孩用手指了指不远处那个舞剑的红衣女：“妈妈在那里！”他看见女子朝他一笑，又放心地跑开了。

“我女儿升三年级了，我要努力挣钱，让她受好的教育。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我不想把女儿送到国外，像张伯那样孤独。”

我指指他的腱子肉说：“早呢，你想得太远了。”

跑友的脚步像擂鼓，咚，咚，咚！

——老户庄遗址中，冥思何昆牺牲的场景；走进红十四军纪念馆内厅，端详何昆烈士的遗照。

满载着感悟，满载着激情，吴院长回通后，挥汗挥毫，反复构图，数易画稿，完成了组画《苏中军魂何昆军长》。我有幸成为画作最初的读者。拜观三幅佳作，我不禁眼前一亮，心头一震。

第一幅画作的背景是黄埔军校。葳蕤绿叶中，黄埔学子何昆正弯身拿起一份《黄埔潮周刊》。站在他侧面的是世人熟知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——周恩来。大到人物形象，栩栩如生；小至细枝末节，形象逼真。细心观赏画中内侧桌上的书衣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那是白发美髯的马克思画像。何昆的革命情缘，始于黄埔，正是在周恩来等人的指引下，他才成为了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。

相比第一幅，第二幅人物众多，鲜红的党旗下，一边是何昆在众人的簇拥下，宣读一份文件；一边是面貌清癯的刘瑞龙。众人神态各异地围着一张八仙桌，不禁使人遐思，与达·芬奇名作《最后的晚餐》颇为相似。画中人或拍手，

或笑脸，或凝视，赞同何昆的发言，唯有最下方一个掉头的战士，露出了半个脸，些许诡异的眼神中，蕴藏着不满。正是这位“土犹太”的精准描绘，才使得画面中的故事更为真实：何昆来如后，讲清廉，话奉献，带头要求全体战士减薪，尽管引起个别战士的不满，但是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。

第三幅画是压轴之作，即何昆牺牲前于老户庄战斗的激烈画面。时为夜去昼来，何昆倚着草垛，手持机枪，踩在张爱萍的肩膀上，猛烈向敌人射击。画中人物构图三角形，何昆位于顶端，不惧生死，英勇杀敌。在他的感召下，底部的战士，有的握着红缨枪，有的握着大刀，有的举枪射击，铁军的形象，跃然纸上。

色中有色，画外有话，纵看三幅画的用色基调，灰色为主，象征着红十四军的壮烈之美，但是画中先后出现绿叶、红旗、白昼，正是希望、信仰、光明的写照，也忠实地表现出何昆勤奋、廉政、勇敢的革命品质。这正是他的军魂。

纵使青山埋忠骨，苏中军魂画中留。

□彭 伟



遇见

□冒小平

草木之色

□钱玉娟

过日子，无非是些鸡零狗碎的小事。午餐时，一盘炒时蔬，半条剁椒鱼头是我常吃的菜，再配三两梅酒，独自喝到小醉。头顶上是阳光满满，身旁的鸟儿叫得自在。醒了，就将自己埋进花里菜里拔草。花里菜里都是风味，香味，更有生的滋味。

园子里，花在一波接一波地开。结籽的大多是花卉类，有薰衣草、月见草、紫茉莉等，还有不知名的小花，在田间兀自迭出。籽熟了，散在田里，任风吹雨打，飘到墙园内外，不多久，又会无声无息地冒出新苗来。新苗挨着旧枝，红妆浅绿，若天地涵春，一派盎然。花从疏影中，暗飞墨韵，生机中透着玄机，一时竟忘了人世无常亦无喜忧。有时候，一次不经意地转身，一朵小花儿会突然绽放在眼前，怦然心悸，似老友重逢。

早起或黄昏，阳光缱绻或小雨绵绵，我喜欢在这样的天地间行走，喜欢带着水汽的花花草草，密密麻麻的，它们悄悄结籽，悄悄开花，即使无果，也不忍铲去，将它们一一移盆，摆在哪里都是蓊郁之美。

草木之色最能养目，觉得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。

与草木相近久了，彼此之间，则无需懂与不懂，只求于人于书于琴于物无累就好。书看累了，琴弹倦了，出去绕地三圈，踩一踩松软的土地，摘摘杂草，梳理一下花枝，更觉心闲。做饭时，拔一把蔬菜，在墙角边的水池里仔细洗着，甩一甩，晃一晃，看清亮亮的水珠洒在满园青绿里，像风一样，簌簌作响几声，日子不觉又显几度。

盛夏时，蔬菜日渐繁盛了起来：番茄红了，青椒肥了，茼蒿亭亭玉立。樱桃番茄、菜番茄都是夏之精灵。趁晨露还未散去，在清香的藤杆边待一会儿，摘几颗鲜红的果子在手心里兜着，凉拌或当水果吃，满口的甜香喜悦。夏季里雨水充足也容易干旱。火辣辣的太阳照着，番茄熟得也快，有的不待红透就涨裂开了，鲜香欲滴。摘了配土鸡蛋炒，很下饭。青椒的生长期最长，可以吃到初冬。听亲戚说天冷时可将整枝移盆屋里，即使深冬季节也不会凋萎。茼蒿有两种，苦茼蒿与十二茼蒿。苦茼蒿苦涩，细品微甘且香，可衬在叭红蹄里，是餐桌上很抢风景的一道菜肴。苦茼蒿配白蒲茶干炒是我的一厢情愿，家人不喜欢，我却能吃出丁香味来。另一种茎叶特别的脆嫩，下汤或者煮面滋味最好；藤架上青瓜还在使劲打着朵儿，花繁叶茂的，很耗水分。最好是挖了泥坑，整桶地往里面浇，早晚两

次。喝足了水的瓜儿们才会长得齐整。翡翠般的果实衬着绒绒的小花朵儿，精致像艺术品。

天气炎热，青菜是不会好好生长的，好不容易冒出了几根，都不够我做一顿鸡蛋菜花。于是索性拔掉，换种了红苋菜方为上策。这些蔬果们都是我所喜的。喜的是它们的香甜原味，有小时候的味道。从毛茸茸的小椰果到搬上餐桌，等待的过程漫长而又持久，也给予了我太多的希望与回忆。也许是小时候的一种记忆吧，生长在农村的我，一年四季吃的都是自家田里的瓜果蔬菜。锅里饭熟了，先闷着，再慢悠悠地去田里采摘洗择也不迟。父辈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勤劳劳作，浇水除草，捉虫施肥，风大了怕折，雨大了给它们松土排水。所有记忆中的美味皆是爱与辛劳所润所给。这爱，我理解为一种低到沟渠又超越了宇宙。

长得最快的是小径里的蔓草，你得时时提防着，不经意地便漫过了木栅栏，窜进了花丛里。早起时，那满地的露珠与草籽，必定先沾了衣裾，湿了鞋履。

最耐心细瞧的是月季花：从抽枝发芽，到打着朵儿，不仔细修剪照料，不亲近安抚，不经历几场风雨的滋润，是不会开花的。特别是雨后天晴时：花是一点一点慢慢地绽开的，像一张醉意朦胧的脸，天地独我在，何人笑我痴？

院子里也是虫鸟的世界。刚翻出的新土是有鲜香气的，上面有蚯蚓趴着，小时候最怕蚯蚓，每到插秧的时候，爬满了田埂。那是鹅与鸭子们的天堂；放昆虫、瓢虫、大黑虫我也常看到。大黑虫有小拇指宽，近两节指长，头上有两根长长的触角，喜欢附在枝杆上或叶子下面，不仔细看，就会错过了良机。瞧着瞧着，又见它突然张开双翼，从密密的青椒叶底下飞过，但也飞不远，只是换了根枝头而已。鸟儿们也不畏人，在一旁叽叽喳喳地叫。播种时，便留心多撒了几把种子，或干脆抓一把米粒撒门前场地上，我则躲一边，看它们争相啄食。吃饱的鸟儿们，顷刻便作离散状。蜗牛在土地里或小径上沉静地走着，就像一个人的修寂，早起，晚课。黑色的土地，松软而又深沉，散发着一股任何事物无可比拟的香味，花香？菜香？果香？我不知道，这味道小到大概就一直吸入睛时：就像蜗牛在朝圣它一生所望的葡萄树；流浪者所梦见故乡的橄榄树，可谓众生之相吧。

时梅天里，江淮一带的雨水多如干头